

10

李健吾
文集

文论卷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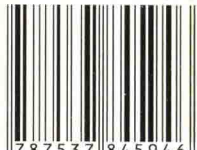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上架建议：人物 / 文学

ISBN 978-7-5378-4594-6



9 787537 845946 >

定价：980.00元（全11卷）

B o o k s
北岳好书店



官方微信

官方网址：

www.bywy.com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937089130>

微博：

<http://www.weibo.com/beiyuewenyichubanshe>

李健吾文集

文论卷④

李维永◎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健吾文集 / 李健吾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78-4594-6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4032 号

书名: 李健吾文集
著者: 李健吾

出版人: 续小强
责任编辑: 席香妮
助理编辑: 左树涛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5556 千字

印张: 342.25

版次: 2016 年 5 月 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5 月 山西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4594-6

定价: 980.00 元 (全 11 卷)

目 录

《福楼拜评传》

写在新版之前·····	1
原 序·····	3
第一章 福楼拜·····	8
第二章 包法利夫人·····	41
第三章 萨郎宝·····	78
第四章 情感教育·····	118
第五章 圣安东的诱惑·····	154
第六章 三故事·····	184
第七章 布法与白居谢·····	209
第八章 福楼拜的“宗教”·····	237
附：福楼拜的家乡·····	268
参考书目·····	280
《诗人与卖艺的》译者前言·····	287
福楼拜的书简·····	289
福楼拜的《短篇小说集》·····	301
《福楼拜短篇小说集》跋·····	316
《圣安东的诱惑》跋·····	319
《路易·布耶〈遗诗〉序》译者前言·····	327
《福楼拜幼年书简选译》译者前言·····	329

福楼拜小说集译序·····	331
《三故事》译者序·····	340
福楼拜的《情感教育》·····	348
拉杂说福楼拜	
——答一位不识者·····	363
《情感教育》译者序·····	366
《包法利夫人》的时代意义·····	372
《书信八封》译者前言·····	389
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	
——纪念《包法利夫人》成书百年·····	390
《包法利夫人》译本序·····	429
《包法利夫人》作者的疏忽·····	442
福楼拜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小议·····	448
一个隐微的生命	
——漫谈《一颗简单的心》·····	455
司汤达·····	459
《司汤达小说集》代序·····	464
《司汤达行状》译者前言·····	467
《苏奥娜·斯考拉斯提喀》译后记·····	469
《红与黑》里的于连及其他·····	474
司汤达的政治观点和《红与黑》·····	478
《拉辛与莎士比亚》译后记·····	491
《红与黑》与法国复辟时期的修道会·····	494
司汤达对圣西门“实业主义”的抨击与	
《吕先·勒万》·····	509
《意大利遗事》引言·····	522
附一：《一颗简单的心》译者手绘地域图·····	530
附二：《希罗底》译者手绘地域图·····	531

福楼拜评传

写在新版之前

《福楼拜评传》是我在一九三五年写成的，同年年底出书，一晃已经四十多年了。像老朋友一样，依稀有些面熟。当时我正值盛年，约是二十八九岁。现在重读，觉得精力大不如昔，有点惭愧。

它也不是全无毛病。

首先，这里缺一章专讲福楼拜的时代。他所处的时代是第二帝国、巴黎公社与第三共和时代。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与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之后，又来了一个将近二十年的比较安定的局面，资本主义在这期间颇有发展，造成拿破仑第三的幻觉，以为可以大显身手了，结局只是证明自己的统治不堪一击。于是巴黎公社出现了。这依然是一个不成熟的革命，不懂得怎么样从根本上夺取政权，小资产阶级和蒲鲁东^①的无政府主义在这里占了上风，第三共和钻空子，牺牲了许许多多叱咤风云的革命儿女。我之所以不谈，固然由于没有能力分析这动荡不安的形势，实际也想不到分析，今天看来，谈这时期的经典著作甚多，正可藏拙。而《情感教育》的时代背景，正好是一八四八年前后，分析时不能不捎带几句，也就自然的很了。

^① 蒲鲁东（1809—1865）在他的朋友、画家古尔拜（Courbet）在英伦举行画展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论艺术原则与其社会使命》（*Du Principe de l'art et ses Destination sociale*）指出：艺术一不合理，就有浪漫派反对古典主义，就有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e*，指荷兰画派）或现实主义者（*réaliste*）反对浪漫主义。他在第19章内说道：“今天叫现实主义的画派存在着。这个画派我称为批判的，意思是说，它是人道的、哲学的、分析的、综合的、民主的、进步的，它占有主导地位。”“它属于第六画派，是理想主义的最高级，是批判的。”

福楼拜这一时期的态度，我谈到了，但是不够深入。他的经济来源一般是靠土地收入，他自己则指天骂地、愤世嫉俗地辱骂四周的资产阶级。一般认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叛徒。这是一种误解。我谈到了这一点。他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否定资产阶级，所以对落后的阶层虽然同情，在比衬上也达到了艺术的要求，而对整个工人群众的觉醒却表示冷淡。他对空想社会主义与真正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也不感兴趣。他的时代的真正伟大人物是马克思、恩格斯，然而他却视若无睹。他不骂巴黎公社，像小仲马那样的一帮顽固派，他的政治态度已经可取多了。至少，他对无依无靠的贫苦人们的一贯同情，在他这样异己阶级的艺术家当中，还是不可多得的。

他对宗教、特别是法国人所信奉的天主教，态度是客观的、科学的，这就等于说，他不相信。我们从他的《包法利夫人》已经看到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对他的影响。但是他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把艺术视为他的“宗教”，高唱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一方面证明他对丑恶的时代与社会憎恶之深，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情愿把自己反锁在“象牙塔”里，不要自己在政治上另找出路。他说他写《包法利夫人》，由于他憎恨现实主义。他所说的现实主义是尚夫勒瑞与杜朗地的现实主义流派，不要描写，不要画像，不要风景，不顾辞句恰当与否。他们否定文学是呕心沥血的艺术创造，脱离巴尔扎克的伟大传统。而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里表现了他对细节的真实工力，建立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密切关系，以继承巴尔扎克为职志，走的正是恩格斯总结的现实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蒲鲁东最早提出，后来又为高尔基大力倡导的批判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他又是在浪漫主义汪洋大海中沉浮过来的一个青年。《圣安东的诱惑》最能说明这一影响。《包法利夫人》的英译本，由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翻译出来，说明他觉醒后深厚的艺术工力是能得到欣赏的。这种成就得之不易，因为浪漫主义在他心身两方面都曾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

相隔四十多年，再看《评传》这本书，错误之处不少，甚至辞句也不足以达意。这一切只能请读者多多谅解，并予以指正。

原序

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在小说方面，出了三个不世之才，根据各自的造诣，从不同的方向，射出同样温熙的光辐，普照近代小说的旅程。第一个走出十八世纪，充满了十八世纪气息的，是故作不同而真正不同的司汤达（Stendhal）。私淑德·塔西（De Tracy）的观念论，他利用想象的制作来分析，留下意外长远的影响。第二个是他同代而稍后的巴尔扎克（Balzac），摄取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大展览。他超人的精力立即吸住时代的激流，而自己成为无数青年的楷模。站在浪漫主义的边缘，同情文学的解放运动，他们运用通俗的形式，完成各自的使命。然而司汤达的西班牙精神（L'Espagnolisme）的颜色加在十八世纪的情调上面，反而形成一般鉴赏的障碍，唯有巴尔扎克，借着他沉着的意志、多量的生产，得到公众的承认。一八四二年，司汤达几乎无声无息地死去，但是临到巴尔扎克一八五〇年病故的时候，渐渐出来一批大学学生，敬礼司汤达如敬礼神佛一般。

就在同时，有一个年轻人，却把司汤达看了个分文不值。他不了解《红与黑》的人物与旨趣，不了解巴尔扎克称赞司汤达的来由，^①直到晚年，司汤达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个白痴（idiot）。^②最大的原因是司汤达文章写得“坏”。在这一点上，巴尔扎克也没有逃过他的贬责：

① 1852年11月22日，福楼拜致高莱（Louise Colet）女士书。

② 1878年6月，致莫泊桑书。

“巴尔扎克要是知道写作，该是怎样一个人！”^①

所以小说，无论如何演进，依旧等着它的荷马。说这话的年轻人，如若不是狂妄，一定抱负很大，看准了自己来日的造诣。他决不会是荷马，因为他有了太多的艺术意识（conscience）。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谈到小说，不！一谈到艺术，我们就不敢随随便便丢开他，和丢开一件破烂的袍褂一样。我们不信世上单有一种艺术家存在。要是有的话，从理论和生活方式来看，中外古今也就只是一个，他叫居斯达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创作是他的生活，字句是他的悲欢离合，而艺术是他整个的生命。一切人生刹那的现象形成他艺术的不朽。自从有了实业革命，差不多个个文人，不出卖灵魂，也要出卖物质的生存。只有这样一个人，硕果独存，做成我们性灵最后的反抗，从理想里追求精神的胜利。生来外省人，他终身不过是一个布衣。他用好些年写一部小说，唯恐一字一声有伤进行的谐和。他可以收起他《圣安东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一搁搁上二十多年，然后修成最后的形式发表。他用著作替自己说话。而自己沉默着。大家看包法利夫人走下法庭，以为是一个披头散发的泼妇，不料她和希腊女神一样庄严！没有一个人想到写小说，必须“好好地写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想也不想，大家咬定她是下流女子。他们错把文字当做故事，也想象不出这怎么交织在一起，成为一幅绮丽的锦霞。渐渐这阵惊愕散开，大家明白眼前是一盘新东西，和巴尔扎克有些相似，却又迥乎不同！这不仅仅是一个巴尔扎克，更是一个艺术家。司汤达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巴尔扎克创造了一个世界，司汤达剖开了一个人的脏腑，而福楼拜告诉我们，一切由于相对的关联。他有他风格的理想，而每一部小说，基于主旨的不同，构成不同的风格的理想。

《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是他第一部披露的小说，这时他已然三十五岁。差不多平均每隔五年，他发表一部小说：《萨郎宝》（*Salammô*）、《情感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圣安东的诱惑》《三故事》（*Trois Contes*）。《布法与白居谢》（*Bouvard et Pécuchet*）还差两章告成，他却不幸谢世。我们现在依照发表的次序，分章论述各书。通常攻讦福氏的人们，总

^① 1852年12月17日，致高莱女士书。

以为他行文迂徐,缺乏天才的自然流露,但是他早年的著作,在抽屉里尘封了三十年,有游记,有短论,有长篇小说,有短篇小说,有自传式的记述,全部论及,一方面祛除攻讦的人们的误会,一方面证实作者幼年深受浪漫主义的薰染。说实话,这是一个生性极端浪漫的青年。他崇拜雨果(Hugo),擅自呼做“我们的朋友”^①;十年以后,和他妹妹写信,他依然承认道:

“无论如何,有生以来,这是最叫我心跳的人,或许在我一切的不识者之中,我最爱的人。”^②

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拜伦小传》,和当时所有的青年一样,走进“世纪之子”的身影领洗。他叙述他们这群后期的浪漫青年道:

“好些年前,我们乡下有一群年轻的荒唐鬼,生活在一个奇异的世界。我们旋转于疯狂和自杀之间。有的自己害掉自己的性命,有的死在他们的床上,有一位用领带勒死自己,好几个嫌无聊,胡闹死掉。美哉其时!剩下的只有布耶(Louis Bouilhet)我们两个人。”^③

剩下他来,是的,回头用他的著作,送终他幼年身经的浪漫主义。他下定决心,用了苦心,剪正他浪漫的天性,而给他另一个天性——现实的眷恋——挪出空隙。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拉伯雷》(Rabelais),颂扬这十五世纪的巨灵。晚年向乔治·桑(George Sand)解释,说他胶着在地面之上。他会在镜子里看着自己刮胡子发笑。和浪漫主义者不同,他能够嘲世。他会用第三者的口吻,在写给妹妹的信里,打趣自己:

“对话(一点钟以前)——我,我的女门房(我听见响声):

“女门房(从前厅内)——是我,先生,你用不着分心。(女门房打开门,平常门帘自己开着。)我给你拿火柴来了。先生,你缺火柴用。

① 1834年8月29日,致余法利耶(Chevalier)书。

② 1843年1月,致妹书。

③ 1851年11月,致高莱女士书。布耶极其喜爱中国。福氏自己,不是诗人,却无时不在梦想旅行中国。1847年12月,福氏向高莱女士抱憾道:“想想,无疑地,我将再也看不见中国!我将再也随不着骆驼的协韵的步子睡觉!或许将再也看不见匍匐在竹林里的老虎眼睛发亮!你也许把这看做想象的食欲,不值一怜;然而我一想到就难受……”1859年11月24日,他在给桑斗(Sandeau)夫人的信里,说他很想随同法国的远征队到中国来,甚至于抛弃他的工作他也情愿,不幸他的母亲上了年纪,离不开他。他慨叹道:“这是第二回我错过了中国!”

“我——是的。

“女门房——先生用火柴用的真不少。先生真用功！啊！先生多么用功！我就办不了，我，我跟你讲。

“我——是的。

“女门房——先生不久要回自己家了。你对的。

“我——是的。

“女门房——这对你好极了，呼一点新鲜气，因为自从你到这里来，说真的，说真的……

“我（有意）——是的。

“女门房——令尊令堂有你这样的儿子，一定满意……”^①

简单的女门房意想不到这年轻学生怎样憎恨法律！怎样躺在屋里净抽烟，不用功！这两种性癖跟着年岁的加长，渐渐得到一种美好的平衡。这可以用他的著作证明。在这两种背道而驰的性癖之上，另有一种古典主义的（classique）意识或者修养，驾驭它们而行。

然而在他所有的遗著之中，他的函札更为他留下永生的记忆。整个的福楼拜生活在这里，从他最冷的憎恨到他最热的喜爱。我们从十一岁看他长大、发展、体会、经验、接受、抛弃，一直看到他去世的前夕。他不准自己出现于自己艺术的制作。这独身者，在他深长的寂寞之中，把自己一行一行地写给他的朋友。吉德（André Gide）、他今日光荣的小同乡，曾经道：

“我好久就爱福楼拜，仿佛一位师尊、一位朋友、一位兄长；他的函札是我的枕边书。啊！二十岁的时候，我念了多少回！没有一个句子，我今天不认识的……从此我精神上最重要的进步，就是敢于批评它。”^②

如果他的作品受人敬重，他的函札却叫人爱。他的作品告诉我们他是艺术家；他的函札告诉我们他是人，和人一样，这里另是一种风格、一种自由的不经意的笔墨。他没有想好好地写它，没有用他的腔调（gueuloir）限制它；他自己曾经向他的情妇解释道：

“一轮到你，也真怪，我就写坏了；这里我不放进文学的虚荣，听其自

① 1843年3月，致妹书。

② 见于吉德的《遇合集》（Incidences）。

然。在我的信里，全撞在一起，好像我一时要说三个字。”^①

和他的感情一样，他的思想，他艺术的理论，他都放在他的信笺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立论的根据，几乎完全用的是他自己：“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如果是取巧的方法，却也是最稳妥、最坚定的方法。这也正是福氏在布耶《遗诗》（*Dernières Chansons*）的序里，开首表示的意旨。我们主要的论断，大部分站在对他的认识上。

犹如司汤达与巴尔扎克，福氏没有派别。有的天才来在他的时代，有的天才受尽了物质的折磨；司汤达生早了好些年，巴尔扎克多亏了他的毅力，唯有福楼拜，是天之骄子。巴尔扎克已经死了六年，读众望眼欲穿，等着看他制作的继承；浪漫主义已经成为滥调，而雨果自己，热心政治，多年流放在外；同时一群年轻人，属于新一代，摆起现实主义的门市，却没有鲜货张罗主顾。忽地大步踏进一个新人来，一支私下准备了二十年的生力军，一下子抓住了他的时代！时代先是一惊，随即认清主人，在他面前低下了头。唯有福楼拜，是天之骄子。但是他丢开千金一时的机运，转回故乡，在工作的谧静里，只和永生为友。

古尔蒙（Gourmont）把福楼拜说做法国十九世纪最大的作家；^②散慈玻瑞（Saintsbury）没有那样热狂，以为他是法国十九世纪后半叶最大的小说家，而塞克瑞（Thackeray）去世之后，欧洲没有一位出乎他的肩右。^③浦鲁斯蒂（Proust）一点不推重福氏的比喻，却说他用词类（例如动词，接续词等等）复兴法国文字的生命；^④狄保戴（Thibaudet），仿佛恶作剧，指出他和福氏风格的因缘^⑤。我们不提左拉（Zola）、福氏的友生，更不提莫泊桑（Maupassant）、他晚年得意的弟子。我们尤其勿需想象，有多少怨男从毛诺（Moreau）照见自己，有多少怨女从爱玛（Emma）认出自己！要是他的理论打不开你的智慧，他的作品却怎样钻进你的灵魂！你可以驳倒他，然而要想驳倒他，和吉德一样，和尼采（Nietzsche）一样，你必须先做他的学徒。不像司汤达那样直率，不像巴尔扎克那样复杂，他是居斯达夫·福楼拜。

① 1846年9月28日，致高莱女士书。

② 参阅古尔蒙的《文学漫游》（*Promenades Littéraires*）第4卷。

③ 参阅散慈玻瑞的《法国小说史》第2卷。

④ 参阅浦鲁斯蒂的《报章集》（*Chroniques*）

⑤ 参阅狄保戴的《福楼拜》。

第一章 福楼拜

我的性格本身就缺陷，寻找的还永久是缺陷。

——一八四六年八月八日，福楼拜致高莱女士书

有时你把我看做闹剧的一个倒楣的角色，有时你又把我比做一个买办。说真的，我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低；你过分俗化我，也过分诗化我。女性向来否认半色（demi-teintes），而且从来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了解复杂的人性！

——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八日，致高莱女士书

福楼拜的甥女、高芒维勒（Commanville）夫人，在她的《回忆录》里面，供给我们许多可贵的材料与研讨的线索，成为了解她舅父必需的根据。关于福氏的父亲，她告诉我们，《包法利夫人》里面的拉里维耶尔（Larivière）大夫，正是他逼真的撮写。爱玛吞了砒霜，大家束手无策，就在这紧要的时际，

“拉里维耶尔博士到了。

“天神出现也不见其会引起更大的骚动。包法利举起两手，卡尼外（Canivet）赶快住手，郝麦（Homais）不等大夫进来，先就摘下他的希腊小帽。

“他属于毕莎（Bichat）建立的伟大外科学派、目前已经不存在的哲学家兼手术家的一代，爱护自己的医道，如同一位热狂的教徒，行起医来，又热情，又明敏！他一发怒，整个医院发抖。学生尊敬他到了这步田地，牌子才一挂起，就尽力学他，这样一来，人在附近城镇，又看见他的棉里‘麦里漏斯’长斗篷、他的宽大的青燕尾服。硬袖解开，拖下来一点盖住他的胖墩墩的手——一双非常美丽的手，从来不戴手套，好像为了加快救治病人一样。他看不起奖章、头衔和科学院，又仁慈，又慷慨，周济穷人，不相信道德，却又力行道德，简直可以看成一位圣者了，如果不是头脑细致，别人怕他就像怕魔鬼一样的话。他的目光比他的手术刀还要锋利，一直射到你的灵魂深处，不管是托词也好，害羞也好，藏在底下的谎话统统分解出来。他这样活在人民当中，充满和易可亲的庄严气概——一种觉得自己饶有才能与财富的意识和四十年勤劳、无可非议的生涯形成的庄严气概。”

在福楼拜一姓里面，他的父亲亚世勒·克莱奥法司（Achille Cléophas），是第一个由于职业关系，迁移在诺曼底（Normandie）的首邑鲁昂（Rouen）住家的。实际产酒著名的香槟（Champagne）地方，才是这一姓的故乡。除去福楼拜本人，他的祖先差不多个个行医为业，其中多数从事兽医，有的还兼营马掌匠的生意，临到他父亲，更发扬而光大之，从一八一八年起，充任鲁昂市立医院院长，直到一八四六年去世，他的长兄又蝉联了三十余年，所以圣佩夫（Sainte - Beuve）批评《包法利夫人》，临尾点定道：

“有名的医生的子弟，福楼拜先生捉笔就和别人操刀一样。解剖家与生理家，处处我重新见到你们！”

福楼拜的父亲克莱奥法司，是一个家境贫寒的子弟，排行第三而且是最小的一个。对于小资产阶级，人人必须具有一种独立的职业，所以虽然是一个清苦的兽医，为了来日的糊口，为了门楣的承继，他的父亲尼考辣司（Nicolas），也不得不打发他到巴黎学医。克莱奥法司很用功，不久取得公费生资格，不用家里一个钱，他一直读到一八一〇年，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看见学生大有青出于蓝的意味，教师杜皮团（Dupuytren）借口他的健康需要休息，派他来到鲁昂市立医院，充任院长劳毛尼耶（Laumonier）的助手。他得到后者的信任，同时在他的家里，遇见一位寄居的福勒瑞奥（Fleuriet）小姐，订了婚。一八一八年一月，劳毛尼耶去世，克莱奥法司升为医院

院长。

居斯达夫是他的次子，也是他最小的一个。他指定了长子习医，同时为次子他也安排好了未来——法律。和父亲的希望相反，他不唯想做一个无业的文人，而且私下已然从事于舞文弄墨的练习。他口头顺从父亲的意思，来到巴黎大学；实际没有一个年轻人，像他憎恶法律，憎恶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地步。这两年巴黎学生的生活，可以说是他一生之中，最气苦、最忍受，而且最不耐烦的时代。他给妹妹写信道：

“你想想，自从我离开你，我没有念一行法文，没有念六行不幸的诗，没有念一个可读的词句。《法制大要》是拉丁文写的，《民法》更不知是什么东西写的，反正不是法文罢了。”

一句话。这不是他所谓的文学。幸而他病了，父亲不再强他远地就学，但是这位至诚长者，决没有料到他有一个儿子想做文人，而且写着一部小说。这正是一八四三年的《情感教育》——不是一八六九年的《情感教育》，因为福氏写过两部不同的故事，虽然用了一个相同的标题。经过相当的迟疑，他终于一五一十说出他的志愿同他的工作。父亲拉长了脸，无可奈何，向病弱的儿子道：“给我念念你写的东西。”杜刚（Du Camp）在他的《回忆录》（*Souvenirs Littéraires*）里面形容当时的情景道：

“半点钟以后，老福楼拜睡着了，头垂在胸口上。居斯达夫做了个忿忿的表示，向我丢个眼风，继续读下去；然后，忽然停住，他说：‘我相信你听够了？’老福楼拜醒了，开始笑起来。他所说的话，我如今还记得是：‘写是一种消遣，就本身而论，并不坏：这总比上咖啡店或者赌场强多了；但是写费的些什么呀？一管笔、墨水和纸，就足够了；不管是谁，只要有的是闲工夫，都可以像雨果或者像巴尔扎克写出一部小说。文学、诗，究竟有什么用处？从来没有人知道，’——居斯达夫叫了起来：‘大夫，说，你能够给我解释一下，脾有什么用吗？你不知道，我更不知道，然而身体离不开它，犹如人的灵魂离不开诗！’老福楼拜一耸肩，不答理，就走了。”

依照杜刚的记载，克莱奥法司对自己的儿子非常失望，他——一个接近实际生活的医生——不明白一个人仅仅靠写作，居然会能生活下去。但是他是一个自由思想者，他不强迫，而且福氏奇怪的病症，已经使他愁眉不展，因为谈起病来，就到了他的本行，然而他这位名扬四海的医师，对着自己儿

子的病症，竟然束手无策。^①

这神秘而奇怪的病症，直到现在，经过若干学者的推究，依然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根据杜买尼（Dumesnil）的推论，这是一种近似歇斯底里症的脑系病，决非杜刚所指的羊痫，但是属于何种性质的脑系病，因为证据缺如，直到如今，不能断定。一八五三年九月二日，向高莱女士写信，福氏曾经追叙道：

“昨天黄昏，八点半钟，我们离开主教桥（Pont - l'Évêque），天黑极了，马的耳朵也看不出来。末一次我走过这里的时候，是同我哥哥，在一八四四年一月，我吆着车，仿佛中了风，跌进车厢里面，足有十分钟，他相信我死了。这差不多是同样的一个晚晌。我认出他给我放血的房舍，对面的树林（而且事物与观念的神妙的谐合），就在这时候，一辆货车从我的右边过去，好像不远的十年前，黄昏九点钟，忽然之间，我觉得卷入一阵火流里面。……”

医治的过程，他自己在当时不久，曾经向他的朋友报告道：

“我的老朋友，现在这个写信的大好人，不用疑问，你险些送了他的殓。是的，老朋友；是的，年轻人；我差点拜见了普路同（Pluton），刺达曼提斯（Rhadamante）同弥诺斯（Minos）。我如今还在床上，脖子穿了个药捻子，仿佛带了个比国民军长官的颈甲还要硬的颈甲，另外丸药、加上什么鬼招子所谓养病，人世上一切的病症，也没有养病一千倍的难受。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得了脑充血症，就是小号的中风，伴着的还有神经疼痛，仿佛不是坏事，我如今还舍不得丢开。我险些叫我家人弄得粉粉碎。他们一下子放了我三次血，我终于睁开了眼睛。我父亲想在这儿留我留好久，用心照料我，其实我满不把病放在心上，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捣乱。我在一种妙境；只要一点儿感觉，我的神经，仿佛小提琴的弦，全颤动起来，我的膝盖、我的肩膀、连我的肚子都颤动得跟片叶子一样。总之，这是人生（Sic

^① 1850年3月3日，福氏向他母亲写信，说他游历埃及，遇见一位波兰人，互道名姓以后，便问福氏道：“啊，先生，你这一姓里有位先生我很耳熟，我知道一位著名的医生跟你姓的一样。”听说福氏是他的儿子，波兰人就客气而且恭维起来。